

弘法仗義

——台灣社會運動的生命軌跡

一位是不畏武嚇、兩袖清風的環保弘法師，
一位是重義輕利、一生清貧的四海仗義俠。
在這兩位勇者的故事中，我們看見活生生的台灣社會運動史。

撰文 | 何明修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



1986-87年的鹿港「反杜邦事件」被視為台灣環保運動興起的里程碑。
(照片提供 / 粘錫麟)

社會運動是諸多個體的一致行動，正由於不同的生命歷程之匯流，它才能展現出一股挑戰既有體制的強大力量。更重要地，社會運動的衝擊不只是展現在外在的制度變革，對於積極參與的成員而言，也往往留下了刻骨銘心的經驗，並且影響他們諸多的生涯選擇。

在台灣的環境運動與勞工運動史上，粘錫麟與曾茂興是十分精彩的要角。二〇〇八年二月，這兩位社運前輩的傳記^(註)同時發行。他們當年都是在解嚴前後的第一波抗爭風潮中，因為個人的偶然因素加入社會運動的行列。兩人從此一頭栽入，再也沒有回頭。

無悔踏上不歸路

粘錫麟是因為幫他的中學同學李棟樑競選鹿港鎮長，成為反杜邦運動（1986-1987）的主要操盤手。反杜邦的成功不止為他帶來信心，也使他獲得寶貴的社運實作知識。因此粘錫麟後來在後勁、花蓮等地的環境抗爭運動長期「蹲點」，扮演軍師的角色。粘錫麟身分證上的職業欄登記的是「環保弘法師」。在杜邦事件後的二十多年間，他的確是全職投入環境運動。儘管時常面臨物質生活的困頓，但是絲毫不改其志。

已經辭世的曾茂興則是在他的桃園客運同事與家人鼓勵下，才決定參選工會幹部。在桃客罷工（1988）事件中，曾茂興展現出一夫當關的領袖魅力，但是不久後，他就被桃客惡意解僱，從此踏上工運的不歸路。

在早期的罷工風潮中，如苗客、遠化、基客等案件，曾茂興幾乎是無役不與；在九〇年代中期以後，他將注意力移

轉到失業勞工身上，帶領他們到處向官方抗爭，甚至不惜採取擋火車、攔高速公路等激進手段。與粘錫麟一樣，曾茂興也因為社運參與付出個人代價，更因此兩次被判刑入獄。

無視利誘，不畏武嚇

基本上，兩位主角對於運動理想都十分地堅持。粘錫麟看不起某些為了組織生存，而接受廠商補助的環保團體。對他而言，所謂的社區回饋不止「傷害了環境運動的發展，也扭曲了社會的價值觀」。同樣地，有些工運人士帶領失業勞工向落跑老闆討償，事後還要收取傭金，曾茂興認為這是「工運之恥」，完全嗤之以鼻。

環境運動與勞工運動都涉及龐大的現實利益，阻止破壞環境的開發案是「擋人財路」，而爭取勞工應有的退休金、資遣費，則會讓不守法的老闆荷包失血。因此，兩人也都遇到業者託人前來收買的事。利誘不成，就是武嚇。粘錫麟到處聲援環境抗爭，攻擊他私生活的黑函也如影隨行。而曾茂興除了曾被迫與黑道周旋，住家被流氓騷擾過，也曾被亮槍示意，並被縱貫線大哥請去「喝咖啡」。

儘管兩人的社運經歷十分類似，他們的出身背景卻有很大差異。曾茂興是客家人，從事木工的父親很早就往生，小學就到處打工貼補家計；只有初中學歷的他成為公車司機之前，曾在台電、榮工處幹過黑手。相對地，粘錫麟出身鹿港的中產階級家庭，父親在農會擔任課長，家境雖不算富裕，但卻沒有匱乏之虞；而且有高中文憑，也曾擔任小學教員。他們在群眾面前的演講功力都堪稱一絕，但是曾茂興幾乎不曾寫過什麼文章，而粘錫麟則是運動文宣高手，甚至可以用台語寫作。

草根運動獨行俠

除了相近的生命歷程以外，我們也可以從這兩個人身上，進一步思考本土社會運動的組織內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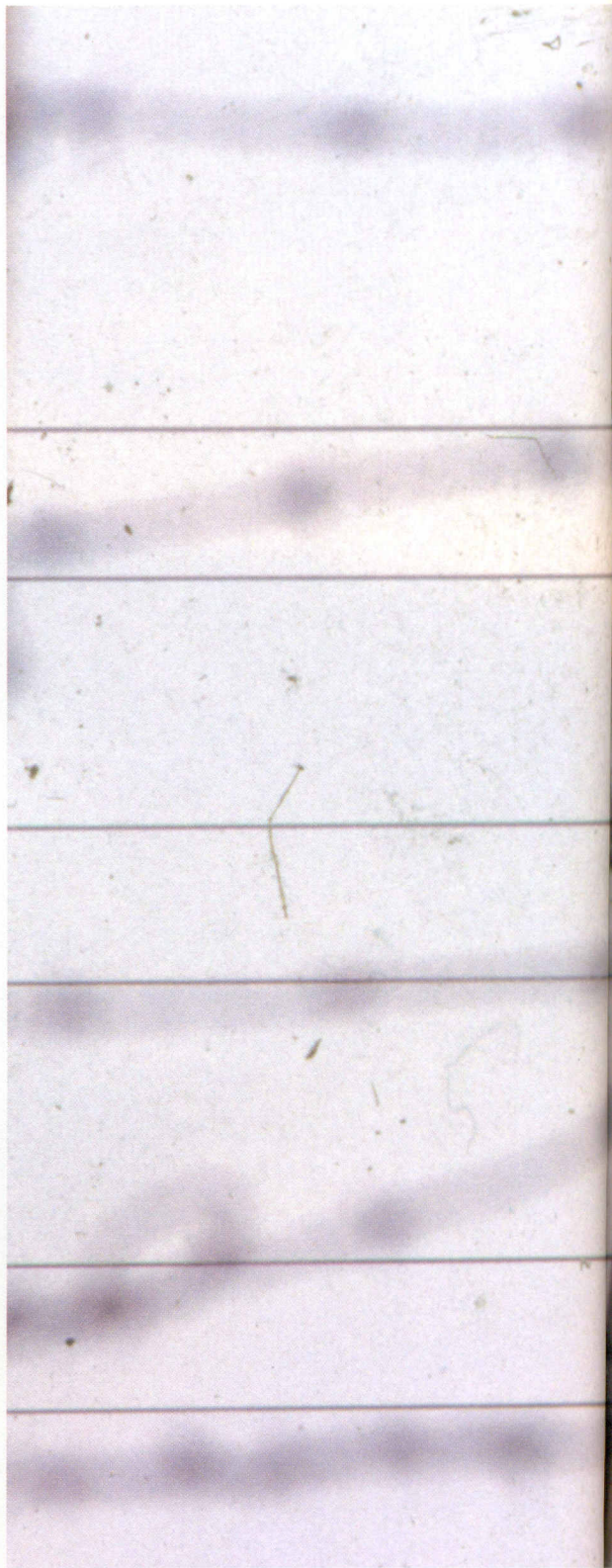
首先，粘錫麟與曾茂興都是草根層次的組織者。他們擅長與群眾搏感情，長期經營在地抗爭，而不是提出全國性運動論述。在環境運動中，負責這種運籌帷幄工作的，多半是大學教授；在勞工運動中，這個角色則由知識份子出身的運動幹部，與大型國營企業工會領袖擔任。

此外，兩位運動者也有相似的個性，他們偏好獨行俠式的運動參與，而不是依附在一個紀律嚴明的運動組織。從一開始，粘錫麟就拒絕加入組織性格較強的台灣環境保護聯盟，而選擇組織鬆散的台灣綠色和平組織；到後來，他甚至成立了只有他一個人的「綠色主張工作室」。曾茂興雖然很早就加入台灣勞工陣線，但是他也曾兩度退出；在工運因統獨而分化成爲三股相互競爭的勢力時，曾茂興卻在各陣營遊走，到處都有他的朋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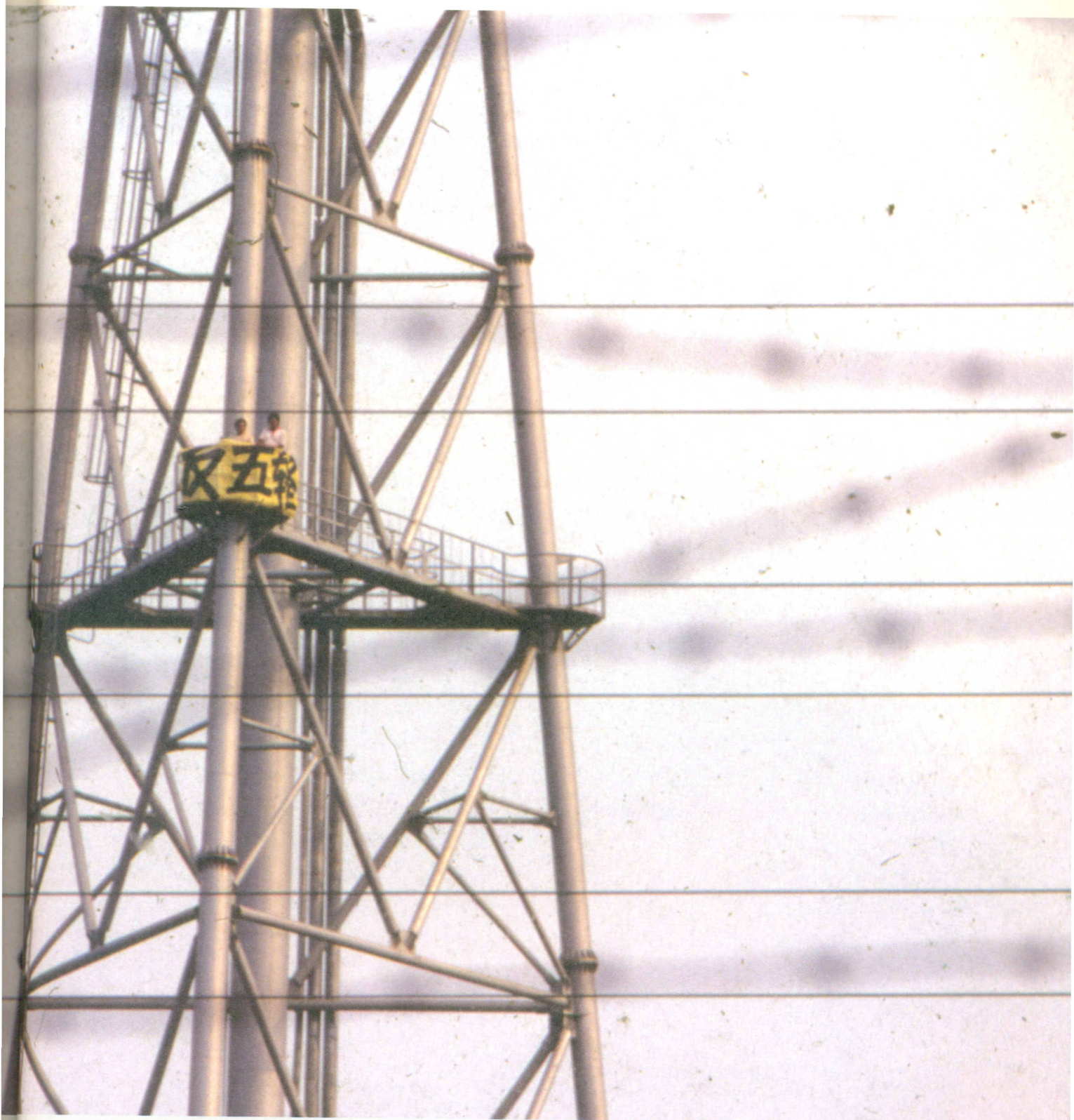
因此，當社會運動在九〇年代開始走向體制化的道路，環境運動不再只是依賴早期的社區動員，勞工運動的激進罷工風潮也減緩之際，兩位社運人士能發揮的空間明顯被壓縮。隨著立法院、環境影響評估、產業總工會等體制內管道的開啓，社運的遊戲規則從武鬥轉移爲文鬥，具有專業論述能力的運動幹部比較能夠取主導權。在這個體制化的轉向中，組織實力變得比個人魅力更爲重要，社運個體戶式的參與越來越艱難。

生活困窘 不改其志

粘錫麟的豐富環境運動歷程中，九〇年代初期是個明顯的轉折。在之前，他在後勁、花蓮等地長期蹲點；在往後的日子，除了鹿港地區鄰近的抗爭案以外，他不再有深入而長期的議題參與。同樣地，曾茂興在一九九四年卸下了自主工聯會長一職



1989年後勁反五輕運動現場，劉永鈴、楊朝明兩人帶著海報爬上燃燒塔，把自己用手銬銬在塔上表達抗議，後被判公共危險罪。（照片提供／粘錫麟）



後，也暫時失去了工運組織的舞台。但是曾茂興憑藉他的草根動員能力另起爐灶，將被忽略的失業勞工議題，提升為全國注目的焦點。

事實上，兩位社運健將面臨被邊緣化

的處境，也反映在他們窘困的物質生活。粘錫麟說自己過著「豬食狗脛」的生活，並曾一度為了癌症開刀，寫信向環運界老戰友借錢。至於曾茂興自從被桃客開除之後，他太太不得不典當結婚首飾，家中三

個小孩也從小就到處打工。

不過，社會運動所提供他們兩人的生涯機會是十分不同的。粘錫麟曾經在新環境基金會擔任主任秘書，也當過《立報》的社會運動組召集人兼記者；到了更後期，他固定在社區大學開課。這些工作雖然都沒有持續太久，但是至少在短期間內提供了他參與環境運動的經濟條件。相對地，曾茂興只有擔任自主工聯會長前期有固定收入，那是來自於國際勞工團體的援助；但是到了後期，他至多只有不定期的勞教、演講機會，根本無法貼補家用。

工運與環運的文化資本

基本上來說，他們相異的境遇，突顯了兩種社會運動的差異性。儘管勞工運動根基於工會，似乎享有明確的群眾基礎與穩定的財源，但是環境運動卻比較會善用 NGO 的策略，透過基金會、社大等組織形態，為運動者開創可以生存的立基。以致環境運動享有較多文化資本，知道如何利用公部門及第三部門的資源。

相對地，無論是基層或是聯合會層次，很多工會的財務根本就不健全，經常發生無法準時發放薪水的窘境。

另一個可以觀察的議題，即是社會運

動與文化的關係。近二十年來，英語世界的社運研究出現了文化轉向，其中一部分原因即是越來越多學者發現，光憑意識型態或是共同利益，不能解釋社運的出現；更重要地，共享的文化才是形塑社運團結的重要因素。因此，工運的研究開始從傳統的階級意識分析，移轉到階級成員的團結文化；環境保護的理念與新中產階級的世界觀的親近性，也被普遍討論。

兄弟共患難，義氣重於天

在許多運動幹部之間的互動中，值得注意的是男性的社交文化。根據粘錫麟的說法，鹿港反杜邦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時，招待幹部們在王功茶店仔續攤，也是支持運動的一種方式。後來，這一群運動幹部共同來到後勁聲援反五輕，結果大家都帶女朋友來，粘錫麟就認為「搞社會運動的人都比較浪漫」。

而在曾茂興漫長的工運生涯中，與他最常南征北討的夥伴，也是酒友兼牌搭子。除了在參與新營客運罷工時，曾茂興用天九牌與當地幹部打成一片；在遠化罷工時，曾茂興被鎮暴警察打得頭破血流，新竹地區的幹部就帶他去牛肉場，好好犒賞一番。



錫麟身分證上的職業欄登記的是

「環保弘法師」

在杜邦事件後的二十多年間

他全職投入環境運動

儘管經常面臨物質生活的困頓

至今絲毫不改其志

基本上，這些社交文化都有助於形塑男性運動幹部之間的團結。對於他們來說，共同投身運動抗爭，與其說是追求某種抽象的價值理念，不如說是兄弟義氣的實際展現。如果說相挺到底是兄弟義氣，那麼出賣兄弟則是罪該萬死。粘錫麟在這本傳記中多處數落李棟樑，固然是因為他在反杜邦運動期間暗中與警方妥協，後來也特意阻撓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的運作；但是粘錫麟的憤慨語氣也似乎透露出，他在意的其實是這位中學同學的背叛。

曾茂興不怕警察，也不畏懼坐牢，但是他最擔憂的事情，就是被別人質疑不重視兄弟義氣。在他晚年，幾件工運內的選舉與人事問題沒有處理好，他一直將其他人的批評放在心中，不時借酒澆愁。

走出台灣社運軌跡的勇者

理論上來說，環境運動與勞工運動，都是訴諸於普遍性價值的世俗運動。但是在這兩位運動者的生命世界中，原生性的連帶與宗教信仰，卻是很重要的元素。

有豐富歷史記憶的鹿港小鎮，是粘錫麟成長的地方，也是他踏入社運生涯的起點。在經歷各地環境運動之後，鹿港更成

為他落葉歸根之所在，而他後期主要參與的抗爭（彰北焚化爐、彰濱火力發電廠），都是在地議題。幾乎在同個時期，曾茂興也回到平鎮老家。後來他所帶領失業勞工抗爭，也都是在桃園地區。

在宗教方面，粘錫麟從小在香火鼎盛的鹿港廟口長大，在反杜邦成功後，他還策畫了一場盛大的還願活動，以答謝媽祖的保佑。這本傳記並沒有明確指出他的宗教觀，但是可以推論他至少不排斥民間信仰。

至於曾茂興則十分相信神明。在早期桃客抗爭階段，他曾多次帶領工會幹部一同去義民廟上香發誓。後來，有些幹部被資方收買，落得不好的下場，他就認為是神明的懲罰。每當聽到工運界對他的惡意攻訐，曾茂興的想法都是「舉頭三尺有神明」，害人之事自然會得到報應。

粘錫麟與曾茂興，他們都付出了二十年的生命歲月，來證明自己所相信的理念。他們的生命故事，使我們更完整、深刻地瞭解台灣社會運動的歷史與圖像。

註：即賴佩茹所撰《環保弘法師粘錫麟》（台北：綠色陣線），以及而筆者與洪苑蕙、黃俊豪合撰的《四海仗義：曾茂興的工運傳奇》（台北：台灣勞工陣線）。



曾茂興因桃客罷工事件而踏上工運之路
為了替勞工爭取權益
他曾採取擋火車、攔高速公路等激進手段
為社運付出極大的個人代價
甚至兩次被判刑入獄

